

藕社叢書第一種

荔枝小品

鍾敬文著

敬以此書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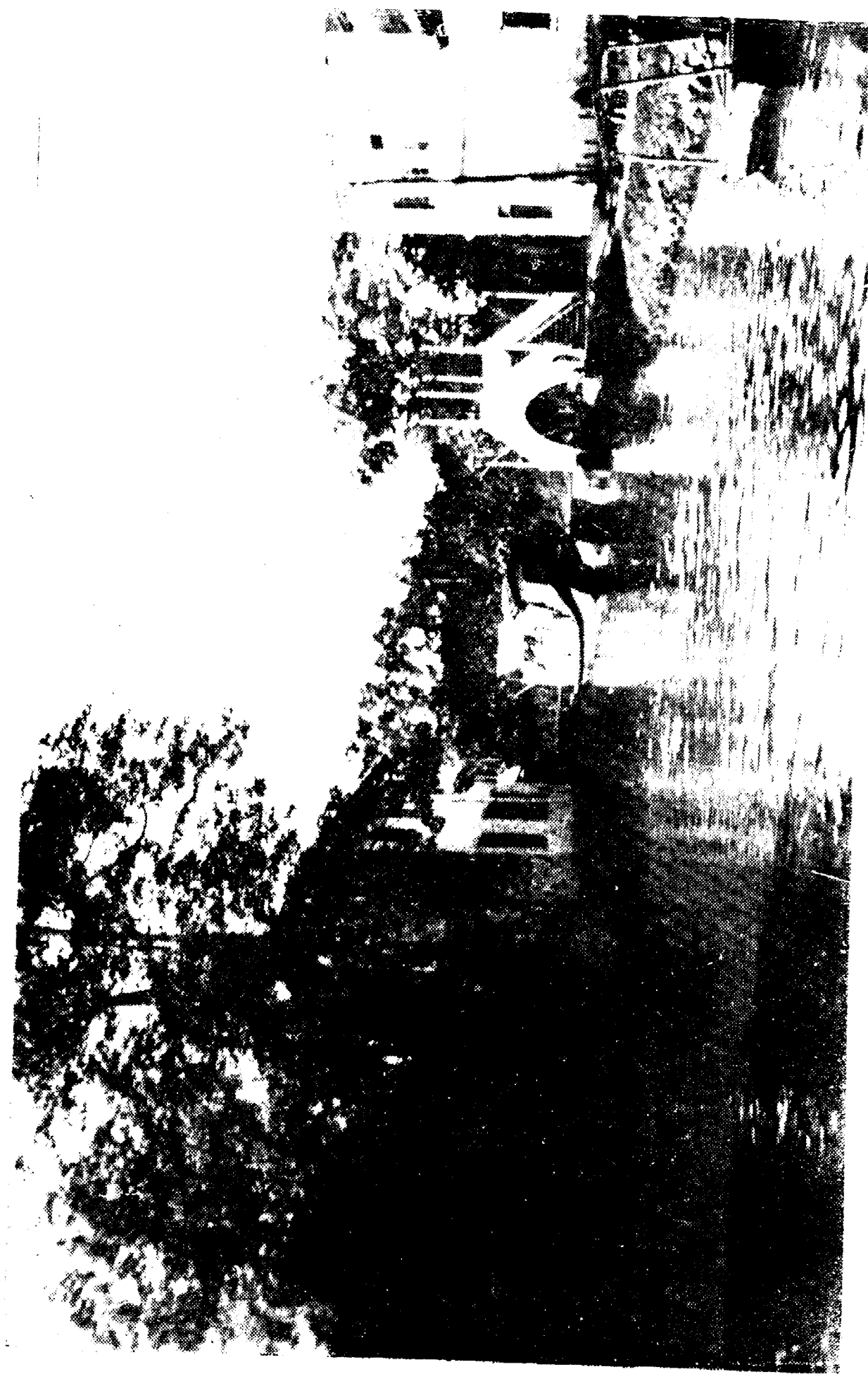
我底亡兄

作者



廣州荔枝灣風景之一

廣州樹木風景之二



目次

荔枝

荔枝	一
憶社戲	九
再談荔枝	一三
秋宵書懷	一九
談雨	二三
舊事一零	二九
南國已秋深了	三五
游山	四一
水仙花	四五
啖檳榔的風俗	四九

花的故事·····	五七
臨海的旅店上·····	六三
送王獨清君·····	七一
記找魯迅先生·····	七五
潛初去後·····	八三
請達夫喝酒是不果了·····	八七
未完的信·····	九三
你已變了心麼·····	九九
逝者如斯·····	一〇三
談談黑海賊·····	一〇九
看國畫展覽會·····	一一五
創造社出版分部·····	一二一

荔枝小品題記

三四年來，有意無意的涉筆寫點短文，這冊小集子，就算是一個總結賬。

年來，很明白的覺得了，我是沒有寫文章資格的人，我的才質是這樣庸劣，我的學力是這樣貧乏，況且，我的生活，又是這樣的頹廢單調。但在少年的時候，頗作過非分之夢，憶得年方十二三，便很喜歡學人家吮毫拈韻，嘲弄風月，稍長，野心益恣，大有以「著作家」自許的意思，「古香樓叢書」竟寫至八九種，那時的狂態，可以想見

一斑。這些，及今思之，真成趣事了。邇來，衣食奔走，漫無所得，筆墨事業，于我已如分外，這點短文，不過隨興抒寫的玩藝而已。嗚呼，現在把此一束短文付印，在我善感的心上。喜呢。悲呢，我真不欲多言了！

『心情變動，是在現時代合有的事，』（紹鈞兄最近來信語）我近來的心情，的確的掀動起來了。我不滿足于我這疲萎的生活，我厭恨了我這四周沉悶的氛圍，換言之，我要踏上新的途徑，我要試下別的方式！這冊小文，是我過去的心聲，是我未來的紀念，爲了這個旨趣，我把它付印了。

還是談一談自己文章的風格罷。

我的文章，很與周作人先生的相像，幾位朋友都是這樣說過。去冬聶畸從俄京來信云：『你的舊事一零我讀過了，……除了舊事一零以外，我還看了你其它的一些短篇。你的文章，沖淡平靜，是個溫雅學人之言，頗與周豈明作風近似。』日昨王任叔在香港來信也說：『你的散文是從周作人自己的園地里走出來的……不過周作人的散文沖淡而整齊，含意比較深，你的散文，沖淡而輕鬆，含意比較淺。這怕也是年齡的關係吧。』

是的，我承認，我喜歡讀周先生的文章，並且，我所寫的，確也有些和他相像。但周先生自己似乎曾說過，我們可以受什麼人的影響，却不必去模仿什麼人（大意如此）。我的文章與周先生的相似，也許

是受了他的影響，但說到模仿，却自問尚沒有這種卑劣的動機。——其實，周先生的文章，也頗受了三三三及一些日本散文作家的影響，不過，僅是自然的受影響，並非有意模仿吧了。

再，我的一部份文章的作風，固有與周作人相似之處（如『荔枝』之輯，）但另外還有一種風格很不同的作品（如『臨海的旅店上』之輯，）這些又應當採用什麼簡單的字面去名它。我自己實在有點想不出，只好時候朋友們的賜教了。

帶點感慨的話。回想少年時，在校里作文章，頗有波瀾壯闊之觀，師友們也都以此稱許。今觀這集里數年來所寫的文章，已不復能令人彰明地見出這種風格，——雖然細心考察之，也許不無些少痕迹

的殘遺——友人海秋曾以此見病。但我有什麼法子恢復我舊有文章的風格呢，一切的威權，正操縱在環境的巨靈之掌里！

這些短文，本來散漫地分載在東方雜誌，文學週報，黎明，南風，傾蓋，北新，新時代各種定期刊物上，承程明覺君費心爲我抄集，使得編成這個冊子，這是應得謝謝的。它如好友陳慶琛君，幾度以付印相敦促，也是我所心感不忘的。

好了，我就讓這些短文，去邀我們讀者的賞鑑與指摘。

十六年黃花節次日，記于珠江南岸。

荔枝小品

荔枝

輕紅儼白，

雅稱佳人纖手擘。——東坡詞

這實在使我時常想起來，有點懊恨。爲什麼不生在那周漢故都的秦豫之鄉，又不生在那風物斌媚的江南之地，却偏偏生長在這文化落後蠻獠舊邦的嶺南呢？雖說在這庾嶺之陽，南海之濱，也儘有南越南漢未荒的霸迹，白雲西湖挺秀的河山，足以供我們低徊游眺，少摠愛美好古之懷，但翹首北望，畢竟不免於爽然自失呵！

然而，生息在這樣邊徼的壤地，略略可以叫我們感到滿意的，却

不能不數及飲食之事了。我用不着把嶺南一切鄉土風味，一一地加以指述，但略舉叙一二有趣故事以當暗示便得了。

昔者蘇東坡被貶南來，食蠔，覺其味美，戒語他的兒子北歸時休要告訴人家，恐怕他們因此求謫嶺南。這是一條誰都知道的佳話，我再來另舉一個大家不大曉得的民間傳說吧。

俗傳宋末，帝昺給元番追趕南下，一晚，行到我們海豐南山嶺，腹甚餓，野人以飯菜——油尖米飯和粗鱗針（註二）——進之，帝食次，覺風味大佳，因嘆道：

玉飯送金湯，（註二）何必作君王？

在凡百水果都很繁盛的嶺南之區，最使我愛吃的一件，該無過於荔枝了。談到荔枝，我們總要想起唐宋兩位藝術家的故事吧。這兩人，一是李三郎的妃子楊玉環，她生長於西蜀，却酷嗜我們嶺南的荔枝，『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確是當年事情逼真的寫照呵。後來妃子死去，三郎一回見嶺南所進荔枝，想起他從前的愛侶，還禁不住爲她悽然飲泣呢！一是東坡，他是個著名饕餮的學士，他貶到我們嶺南來，竟像是天爺爺特賜他一場飽吃的好機會一樣，他在許多食品中，尤特別喜歡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這不是此老饞能自行證實的絕好「招供」嗎？

你們有不曾見荔枝的朋友嗎？我想總該不會有吧。因爲至少你們

是可以從罐頭的食物裏見到的，——雖然在那裏的已經少變了形態，而且僅僅是牠的肉身，若你們萬一有不曾見過牠來的，那末，你們要從文字裏求滿足時，最好是去看白居易那篇簡短的圖序。因為他寫的雖不必十分相像，但總算得其近似了。（聽說宋朝的蔡襄，做過一部荔枝譜不知內容說的怎樣，我既沒有見過，也就不便多說了。）

荔枝的爲物，我們不必待啖喝了牠的雪白的嫩肉和香冽的甘漿而後，纔知道牠是果中的佳品，便是起初看了牠的外形，已夠知道牠是很「藝術的」了。柿紅的果皮上，印着龜甲似的花紋，這不是很美觀麼？他種果皮，或過粗糙，或傷平滑，或色澤不佳，方之於牠，真有上下床之別呢！記得前人把龍眼叫做「高枝奴」，這若然只限於生熟

的時期前後來論，我也可以不必要多說，若含有兩者性質上比擬的意思，那末，我就不能首肯了。因為像那樣土劣的龍眼子，——只有蒼蠅最喜歡的東西——就是做他的奴婢也有點不配呵！這麼一來，也許有人要說我把荔枝看得太名貴了，但我想若平日賞識過牠的，至少也該不說我在這兒撒謊吧？

我們這裏荔枝上市的時候，大約是在大地如火爐般熱烘着的五六月。這時，楊梅李子等，已漸漸過去，黃皮子山梨等，又多俗而寡味，荔枝總算是一種當行出色的水果了。我們當日影已斜的午後，或銀月初上的黃昏，獨自的或多人的，坐在那清風徐來，綠陰如蓋的樹下，吃着這一顆顆晶丸般的荔枝，比起古人「浮瓜沉李」的故事，不知誰

要風韻得多？猶記得數年前曾以荔枝一筐，饋送某女郎，簡上附以詩云：『眼前三百堪銷夏，纖指無勞雪藕絲。』實在的，這種風味，即比之柑市所盛稱的『公子調冰人，佳人雪藕絲，』也何須多讓呢？

吾粵有著名的荔枝灣，其地荔枝夾岸，白蓮滿塘，相傳是南漢時候的昌華舊苑。每當夏季，荔枝繁結，避暑游人，雲簇於此。我數年前客廣州，正值歲暮天寒，不是牠輕紅高掛，招徠遊客的時候，所以無緣打漿一至其地，暢嘗所謂仙城風味。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還覺得很爲可惜呢！

一四，七，十九，寫於飽啖荔枝之後。

（註一）粗鱗針，魚名。

(註二)粗鱗針，體肥膩，煮之，常浮出許多黃色油珠於湯上，即所謂「金湯」也。

憶社戲

風急天高，已屆暮秋時節了。在這當兒，故鄉各地正熱鬧地演唱着社戲呢。

在我們那南海之濱的故鄉，自然社會上的風俗。習慣，都還是屬於中古時代的，——其實，在我們這古老的國度裏，除了少數的地域，受了歐化的洗禮，略有些變動外，大部份不仍是如此嗎？——那一年一度的演唱社戲，便是古代風尚的遺留了。

每年到了涼秋九月，各鄉村，各市鎮的善男信女，便歡天喜地，

提議唱戲，以酬神願，——其實，多數的民衆，已沒有什麼娛神的觀念，不過藉此種玩樂，以洗滌他們一年中勞苦困倦的精神吧了。

我們故鄉的土劇有三種，曰西秦，曰正字，曰白字，而牠們當中，以白字爲最平民的，不但價錢不高，便是他們的演唱，除小部份外，大概都是取材近事，採用土話的，所以在這九月的社戲的演唱，率以白字最多。高雅的西秦和正字，是不大爲我們多數民衆——尤其是那些農夫村婦——所喜好的。白字戲的價錢，很爲便宜，每檯約數兩或十餘兩不等。劇員多爲年紀很輕的子弟。牠們的齣目不大多，而每處初開檯的那天，必演唱一齣呂蒙正拋綉球所以在這演唱的頭一天，人家是不大喜歡去看的，——城市人是如此，在不多看戲的村人，却

不同了，他們一逢到唱戲，就禁不住手舞足蹈，好像獲了什麼珍寶似的，那裏捨得這市鎮人所鄙爲俗熟的「呂蒙正拋綉球」而不看呢？

我現在的家庭，雖在市鎮裏，但故居却在一個很幽僻的鄉下。憶幼年時，每屆鄉中做社戲之際，便同家人回去觀看。鄉村中的一切，都使住在市鎮的我感到興味。田溝裏游泳着的小魚，叢林中自生着的野花，山澗上湧噴着的流水，……無一不教我對之而不愛。而且有許多新的同伴的接洽，更使我有時玩的忘記了飲食，何況還有社戲看呢？

幾年以前，在故鄉讀書時候，也還有看社戲的機會，每到那時，同學的朋友，便加倍親熱起來，夜裏或白晝，我們成羣結隊的，穿街過巷，落鄉下村，玩的確也很有味兒。

年來是不多看社戲了，尤其是現在此刻，爲了學問，爲了口腹，來到這去家千里的大都會的一塊幽靜之地居住着，於筆墨和書本的下而，斷送着這一頁一頁的秋光。但在記憶裏，故鄉的舊事，却不住的浮現着，這時，就彷彿某街某村的社戲之鑼鼓聲，丁當地在我兩耳畔響動起來呢！

十五，十，廿五，于崔南大學，西棚。

再談荔枝

荔枝，是我最喜歡吃的水果之一，去年于飽啖了牠之後，曾寫過一篇小文——荔枝（刊于東方雜誌第十九期），現在又是牠上市的時候了，嘗新之餘，不禁樂得搖筆來寫這篇『再談』。

我們這裏的荔枝，有許多不同的名號，略舉之，有烏葉，小葉山，紅花，酸仔等。名目不同，實質亦異，其間最中吃的，是烏葉。實既肥碩，肉又甘脆，荔枝中如有王冠，當非牠莫屬了。至于酸仔呢，那只是拱侍女王之前，供應呼喚馳驅的青衣而已。

中國境內，最著名的佳種的荔枝，誰都要曉得是我們廣東增城的『掛綠荔枝』吧。但牠的名聞雖是很被大家認識，可是說到會吃過牠的人，就很少很少了。牠本來是『孤種』，而且兼是『獨株』，在這樣一切享受的獲得，又都以錢，勢力為標準的現社會裏，所以只有那極少數的軍官名宦，和豪奢的公子巨商，能夠得嘗一嘗牠的奇香異味。我們寒酸的小子不要說，就是那些書館裏的編輯先生，和講堂上的大學教授，一牽涉到牠的名字，便要談得津津有味，其實他們也何嘗一度親嘗過牠的滋味呢？有人說，惟其如此，所以纔值得貴重呢！若使人人都可以吃到，牠不是很平凡了嗎，這話有點道理，但是，哼！……

說到掛綠荔枝，我倒要記起在那裏關於牠的一個美妙的傳說，——

是一個廣州人告訴過我的。地上荔枝，何上千千萬萬樹，爲什麼這株荔枝所結成的果實，皮上獨有一條綠綠線兒呢？這是大家都要疑問的吧。我們那裏的老百姓，他們曾想出了這樣一些有意味的話答覆我們：不知多少年代以前，何仙姑坐在這株荔枝樹下做女紅，恰巧這時天上要滾起「八仙」來，她聞得羣仙在雲端呼叫的聲音，忙着要趕回天宮去，把一根綠絲線掛搭在這樹上，所以後來所結的果實，皮上便永遠有一根綠色線紋了。

廣異記裏也載有關於荔枝的一個故事，我把牠抄了來吧，『宋元符末，福建官譚徽之，出郊見一園，荔枝垂熟，探食樹下，少憩，夢至一室，美人盛服出迎，攜手而入。飲間吟云：

妾生原在粵閩間，
六月南州始薦盤。
肉嫩色嬌丹鳳髓，
皮枯稜澀紫雞冠。
咽殘風味清心渴，
嚼破天漿沁齒寒。
卻憶當年妃子笑，
紅塵一騎過長安。

這類神話，我們中國載籍中非常之多，而且情節，亦皆大略相近。最著名的，如趙師雄在羅浮山梅花村的梅樹下遇美人的故事，便是一

個好例了。這種故事，未必盡都由於文人的捏造，在特殊幽麗的背景中，加以騷人詞客的饒於瑰思異感，真能夠幻出這一種縹緲而華艷的妙境在他們的夢寐裏，也許是未可知的事情。我們若不把牠當做千真萬確的事實看待，而拿來證明一切魔怪的事物的存在，那麼，這倒是

一些詩意葱蘢的好故事，讀了使人感到濃厚的興趣。

野馬有點跑得遠了，借劉攽的兩句詩，來把牠勒住吧，詩云：

相見任誇雙蒂美，

多情莫唱水晶丸。

七月一號，時荔枝上市未久也。汕尾港，

秋宵寫懷

秋風清

秋月明

落葉聚還散

寒鴉棲復驚……

這是十多年前念過的李太白的一首『三五七言詩』之前四句，下面的，再也記不清楚了。說也奇怪，在那個時候，念起李氏的詩來，不知何故，總喜歡他這一首詩。依現在的揣測，大概由于這詩中所表

現的景况，易于爲我那時稚弱的心靈所經驗到，所以便獨具隻眼的欣賞起它來了。于此，我們可得到一個訓示，就是文藝的取材，不必一定要怎樣高深，平常容易爲人所經驗到的事物，能夠拈掇了出來，便很可搖撼人的情感了。——呸！今宵只可談風月，這些閒話，嘮叨它何爲？

話說，這幾天以來，一到了黃昏時分，月亮便特別的朗耀起來，在這曠野的地方，加以近來天氣的清爽，於伊那乳色的光罩之下，悠然地低徊着，真再沒有生活得比較這更藝術的了，在這樣擾攘的人寰。月亮，這東西，雖說無月不有，但除了雨天，陰天，能夠如此明朗着的時候，也復無幾。况人生多故，不是害病，便是沒空，或者心緒不

寧，這都可以使我們不能夠在伊的幽光之下，優游地欣賞着伊的明媚清妙的。縱無病，得空，而且心緒平靜，而一身客寄，——如此刻的我——觸景情生，眼前風光，反而成了釀愁的資料了。從容地賞鑑月亮之舉，究竟談何容易呢，其實，不但茲事爲然，一切一切，都可作如此觀。人生，這東西，根本就是惡趣的，好好地生活着，而玩味了一切的美妙與神奇，這在現在的人間世，簡直，簡直就近於奇蹟！雖然衆生中，儘有的如此夢想着，但夢想終究是夢想，細小的，無力的

人生，又有什麼奇妙法子，推翻了這鐵鑄成了的無形的宇宙之黑律呢？

夜已深沉了，月亮的幽光，在窗外輕舒着，我却獨坐在火油燈下，用筆寫着這寡味的文章，是不是無聊賴極了嗎？還寫什麼，睡覺好了。

不能優游地欣賞着當前的好景，爲什麼反要爲了伊的勾引，把瞌睡的
時光犧牲了，而儘管用這禿毫蘸寫着心中的孤悶呢？……

一五，一〇，二〇夜，于南大，西棚。

談雨

一月以來，天時特別的多雨。我自海濱歸來，在這裡總共不過住上二十天的光景，但落雨的，便佔了半月有奇。單調的淅瀝的聲音，煞趣的黯淡的顏色，多麼悽悶啊，迫得我長坐困在小房里。

『雨天本是愁天，』雲心這話，誰都要承認的，尤其是在夜里，——春風淡蕩的夜里，秋意蕭條的夜里——覺得更不好消受。若你是遠游的孤客，或善感的詞人，那嗎，你是不能免的，雲擁的沉鬱與悲涼，重壓在你的心胸之上。爲什麼會如此？

半夜燈前十年事

一詩隨雨到心頭

聰明的詩人，已經給我們解答得很中肯了。因回憶而煩悶，確是雨夜的眞風味，我們誰都可以經驗得到的，如果你的心靈不是太麻木。

雨天，雖然是釀愁的酒娘，但却頗富於渾凝的詩趣。這種陰沉的天氣，是天生宜於寫作的，——好像聽見冰心女士說過，落雨天，是許多她所喜歡寫文字的時候之一，就是這個意思罷。但這種味道，不是素深於體會事物之人恐未易於感到吧。

年紀大了，雖然漸漸的厭惡起雨天來，但在少時，却對他特有一種愛好之感。也許是太陽明亮的晴天太多了，覺得平凡，所以特別喜

歡雨天。但原因不是這麼簡單，在彼時稚弱的心胸看來，這雨天的本身，確也有它可愛之處。大雨過後，庭中，街上，都會滿裝着活潑透明的水，我們看着，我們涉着，我們撥弄着，都會很感到興味。若大雨連天不息，則溪門一飽，大水泛溢起來，那野外的田園，都成了澤國。只見幾株長大的樹，標出水面。行人往來，都須划船引渡。我們好玩的小同伴，結羣立在前近的土堆上眺望着，歡呼着，那是多少有趣？

我還記得，那大概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其時，我跟着二哥——唉！他現在已遠隔人天了——在一間私塾里念書，每逢雨天，必在學堂里預先用五色紙紮着許多紙船，紙馬，紙人，紙花，紙涼亭，……到回

家時，在路旁的一個小池里放着玩。那時小心胸中的欣悅，比起大人成功了什麼的喜慰都要高出幾倍呢。

多談一點舊事罷，——那是我在小學校里時的——我們本鄉的那間小學校，是建築在一塊接近田野的地方的，而且處的方向，是低下的南部。所以每年到了夏天，天一下雨，校里就要上水。好弄的同學，把門板脫了下來，在運動場里用竹篙撑着，當作小舟似的左右行駛。做小學生時，我是一位姑娘般的小孩子，什麼事都不敢胡亂動手，何況是有點危險而且犯規的遊戲呢？話雖如此，我那時眼看着同學在高興地玩着，心里總禁不住許多艷羨與喜悅呵。

粉紅色的兒童時代，已過得迢遠了。而今的雨天，於我只有孤悶

悵觸的給與；欣慰的夢，是永遠離開我千里而遙的呀！

十五年八月六號，陰雨之晨寫此。

舊事一零

——爲憶愛羅先珂君作——

這大概是一九二二年的事吧，在時間的距離上，雖過的已頗遙遠，但回憶起來，却總令我鮮明地感覺到當日興奮與失望的情態。

「五四」以後，國內青年，如狂風猛浪似的激越生動，對於學術，都起了一種新的歡迎與注意。風會所趨，人莫能外，我就是其中趕波逐流的一人了。那年——一九二二——是我在L校讀書最後的一年了，其時，我和幾位同志，在校裏結了一個學社。大家的興趣，多半是偏

于文藝的，所以在書目上見了托爾斯泰，太戈兒，王爾德一般名流的著作，便立刻寄去買。買來了，就是一股氣的讀，讀了便談，談了便鬧，這樣的行爲，在我們當時很習常而不以爲怪的，雖然現在却未免覺得他有點穉氣而可笑了。我們現在所最不能忘記的，就是那位平日給人號做『神經病者』的陳先生。他是一位畢業于日本大學的文學士，那時正充當我們班裏的國文教授。不消說，他的頭腦，在許多教員們當中，是比較的最爲新穎，況且他所擔任的功課，尤其是於我們很合脾胃的，所以他就很受了我們熱烈的歡迎與愛戴了。他的房裏，是我們捨不得一天都不上去的，他那尊安放在書案上的日本小銅佛，比起那些不愛讀的課本，還要和我們面熟得多。他也很喜歡我們，時常喜歡

把他自己的事，一五一十的向我們陳述，表示出他和我們中間關係的密切。

功課已經上了一個多月了，而校裏聘定的另一位國文教授終不見來，此時，校長便托這位『神經病者』在朋友中物色一位來擔任。陳先生便以故人汪馥泉君見薦，商定了，便發信去請他來，——那時，馥泉君大概在上海吧。未久，接汪君來信，說來是可以，但須承認他一個條件，就是要允許他帶着一位俄國的盲目詩人愛羅先珂君同來。因為愛羅先珂君看厭了上海市的繁華，——他雖沒有眼睛，不，盲了眼睛，但他觀察事物的感覺，比我們尤來得敏銳多許——決意到中國內部去看看她本色的文化與風景，到我們校裏只須每月供應他幾元的膳費，

其他并不需要什么供奉。我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自然是歡喜得像在發狂似的，并願意替他拿出這點膳費，如果學校方面不能應承這個，他的寓所，我們也給他預備下了，那個地方，就是現在L校裏西偏那座房室，那兒，門前蓋陰着一株蒼翠如海波的大榕樹，後面石栗樹整齊的排列着，放眼窗外，可以看見一片葱鬱的山峯。這是我們特意給他選擇的，爲了要使詩人得以涵泳其靈感之故。我們又打算請他給我們演講，陳先生也很願擔當翻譯之職。後來，也不知什麼竟不來了，——大概不是因爲他應了北大世界語教授之聘，就是汪君不能來的緣故吧：——我們一掬熱蓬蓬的希望，只落得這個冰涼的下場，現在回想起來，還不勝悵惘之情呢！

愛羅先珂君歸國已兩年了，故鄉夜鶯的幽鳴，不審聽得愉快否？陳先生也早向海外去了，在南邦溫熱的夜中，想起這段故事，或尙不免於淒然如有所失呢！假使愛羅先珂君，他當時竟然來了，我想在那大雲嶺下的山館裏，——至少我們各個接觸着的心坎中——要留下一些很可追憶的遺蹤，必不像現在連懷想都無憑藉的清寂呵！

寫于金粟精舍。

南國已深秋了

日來，木棚外的樹木，不住的獵獵呼嘯，晨起時，穿着單衣，頗感到有點涼意的侵襲，這些都在告訴我：南國已秋深了。

我到這裏，還未及兩個月的時光，不消說初來時，就是前幾天，也還是熱風悶人，內衣鎮日爲汗波所浸透，覺得非有冰淇淋在口，而歪坐於電風扇旁不可，——這裏所謂「有，」自然僅是「想有」而已，實在呢，我那裏會真正地享受過，兩天來，却有點不同了，今天在大學飯堂所見的，不是有許多爺公子們，穿起薄絨，佛蘭西絨等洋服來

了麼？他們真幸福，天氣的更動，好像特爲了他們炫耀華麗的衣裝而設。至可憐的，就是我們這些窮光蛋。我昨晚在床上臥着因爲沒有棉被的緣故，好像有點抖縮不自然了。唉！我當時真太大意，棉被爲什麼不帶着走，難道把外邊也看成家裏那樣事事都便當嗎？我的朋友，也真奇怪，寫了信去，已二十多天，既不見給我把他付來，又沒有隻字答覆。天氣，是從此再不會反熱的了，我現有的兩條薄氈毯，如何敵這日深一日的寒威呢？也許朋友們你要說，這有什麼問題，早晚到市上買一件回來就算了。是的，朋友，如果我的父親是位偉人，或者是現在大家所要齊聲喝着打倒的資本家之類的東西，那麼，我會愁煩什麼？可是——哼！又何必說明，朋友，你知道罷，我的父親不是那

樣的人，所以這於我，就很有問題了！唉！人生到了窮乏的時候，四方八面，都是仇敵，就譬如這寒風吧，他依了自然的律令及時而至，本於我們有什麼大不了的冤仇呢？但爲了我床上少棉被——其實箱裏還少了衣服頭上還少了帽子呢——的緣故，我真有點惱恨他了！唉！在這世界當中，爲了他來而埋怨的，正不知道有多多少少人，我不過其中一個小小的例子吧了。

窮話說不了許多，而且也怕朋友們聽的厭煩，就換說一點高雅的話罷。

前天爲了職務的逼迫，却翻起十三經來。見禮記月令篇里，有什麼『秋季之月……鴻雁來賓……鞠有黃華……』一類的話，因之頗喚

起我對於晚秋風景的追憶與賞味。

雁，這種野禽，我們故鄉把他叫做『海銅鑼。』記得少時，每當秋天際候，見它列成陣伍，和鳴着飛過藍色的暮空，輒與同儕高呼歡踊，指點他的隻數，對於這一年一度南來的賓鳥，好像覺得很新奇而特表着歡迎之意似的。近幾年來的秋天，多在異鄉過去，也再沒有留心去歡迎天邊雁鳥的興致了。

談到鞠（即菊）呢，尤其有趣呵。我是自幼就喜歡它的人，而且那些年頭，吾家也種菊獨盛。我因它感到許多欣慰，寫過許多詩篇。

——還記有這樣兩句：

憐我同抱遺俗癖

贈渠難得寫神詩

去年秋間，我棲遲於海濱小市。一天，在某園里，看到幾株盛開的菊花，不禁頓起鄉愁，於是回寓里下筆草了一篇小文，把舊事新感，喃喃訴說了一陣。這裏的菊花，我還未見過，不知多且芳麗否？重陽近了，天假之緣，使我得一點餘暇，攜一樽葡萄或白蘭地，與兩三密友，小酌於紅白紛開的籬笆下，賞花，喝酒，談天，這是如何可羨的清福呵！雖時移世變，要在現在的情況下，做起千數百年前陶處士『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幽夢，未免有點可笑。但在這人生倏忙的旅途上，一點兒偷閒玩賞的機會，都不容得我有嗎？唉！那也令人覺得太窘促了！

總之，楓葉蘆花的秋天，是四季中一個很美妙耐人尋味的季候。春天的溫柔，夏天冶艷，何曾會不好？但於我總覺得不大合宜罷了。生成了蕭索的性情，不能接受豐滿的事物，這在我真是奈何不得的事！

又是牢騷了，我不願意再往下寫，朋友，你就向古詩詞里去聽聽我們的騷人關於秋的說話吧，包管，你們比看我這篇小文，要大大的有味呢。

十五，十月，二日下午，於南大。

游山

前天學賢從江西南昌寄來一塊郵片，上面有這樣幾句話：

我日昨去游廬山，那山的高大深窈，令人對之如入縹渺洞天。我將從此北上，游歷遍吾國大江南北的名山勝景，以慰平昔遐思。……讀了，頗引起我游山的興趣與回憶。

司馬遷一生好游，南北的大山名川，幾盡印遍他的足迹，謝靈運探奇走險，千里游山，至令人驚疑他是『山賊』，蘇東坡被貶南遷，他做起詩來，却說是『天教看盡浙西山。』這幾個人，都是對於游山的

事，有特別興趣的，他們是有名的史學家，文學家，我自然不敢忘擬他們，但自思我至少是一個閒人，我有游山的嗜好，我也有游山的餘暇；可是我不會登過一個名山，連氣勢雄大一點的都不會游過，廣州的白雲心，潮州的桑浦山，雖也會遠遠望見，但這些不是高山，更不是名山，大庾嶺是我們南部的一支大嶺，「嶺南」的一個名詞，就是從它得來的，『南枝先，北枝後，庾嶺之梅，』這兩句舊書，早就在什麼地方看過了，可是，我連它的影子都沒有見到，折枝嗅嗅梅香，自然更不消說了，我們惠州的羅浮山，雖然袁子才鄙薄他說：

黃土臥黑沙，此外一無有，

只可一回來，不堪再回首！

然他畢竟是個洞天福地，畢竟是個中國境內有名的好山。我在多年以前，便立下心願要去逛逛了。什麼冲虛觀，什麼隱士陳伯桃，什麼葛仙翁的丹灶，都向人們探問得很清楚，預備去看時可以多點了解的興趣，但梅花樹下的夢，終不是我做的！近來連這種念頭都不見浮現了，今天是牽三帶四地才把他憶起的呢。

我雖沒有幸福登臨過中國的名山，但那些無名小山，我是逛過不少的，而且我有一個看山的意見，就是要站在遠遠的看。『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周茂叔這句話，用於看山，真是恰當，因為一個山嶺，總不免有許多凸凹不平之處，而况樹木高低疏密不等，若迫近看去，便很顯出他底粗糙的面目了，所以，我們越站的遠，越看見出他文雅

秀媚的丰姿，記得少時有句云“

山從遠看多清致，

路爲重經易感情，

說的就是這點意思了，——讓我聲明一下，以上不過對於培塿小山而言，若遨游大山，自然要高陟危峯，遍穿幽徑以盡其勝，此法當然不適於用了。

十四·六·八，於公|平。

水仙花

我們地方的水仙花，都是省（廣州）港（香港）來的，每當臘月時候，少數往來省港商戶，便從那里運了一二筐回來。這種東西，在我們地方上是不大『消頭』的，——除了一些有錢的富家或行店，及少數對於他有愛好的性癖之人，別的再不買這個。它的價目，在數年前，大約每棵只消數仙，後來越賣越貴，今年已經要兩三角錢才能買得一棵了。可是，這種東西，是資產階級的用品，雖然價值高貴一點，也沒什麼難買賣，即使消額會比前幾年減少了一些。

水仙花，我們這里的人，也有呼它做『石蒜』的，大約以其根莖葉形象相似之故罷。在我幼年的時候，我們家里每年的水仙花，都是靠我們對門店那位葉先生替我們彫刻的，——我們這里種水仙花，大都先把他彫去了外衣，然後放進水鉢里，去滋養，等到他將開花的時候，才轉裝進那盛着清水和白石的瓷瓶里。也有些把他栽種在盛着黑泥的花盆里，直到花開花謝，再也不更易的，可是，這乃極少數的例外——現三數年來，可就不然，我們種的水仙花，既然不止兩三棵，做彫刻的工夫的，也再不是那彫刻水仙花的名手的葉先生，——我的大哥，已替了他做這種工作，並且做的比從前和別人的都好。

我的大哥，我看他確是很豐富於藝術天才之賦稟的，因為他從來

對於自然的或技術的東西，都深饒着欣賞的熱情與評判的眼光。有時，他偶然涉筆，寫出幾個字或幾朵花，總有一種生動超拔的意味。自然，他爲了自少缺乏善美的教育之陶冶與現在壓迫於艱重的生活的擔負之下的緣故，所有的才力，千萬中不能發展其一二；但他潛伏着的奇特的本能，是可以從他無意中的一言一筆領略出來的。巧於彫刻水仙花，和對於他愛好的心情，這是很微小而無奇的，但我從此想到他被淹沒的美麗的心情，與優妙的技能，便禁不住戚然心痛了！

爲的去年殘臘的際候，多了幾陣嚴寒，今年的水仙花，就趕不及在元旦這幾天開放，家人都覺得有點寂寞，——我哥哥的心里，想來更要比我們納悶呢。

天總是這麼陰鬱而撒雨，案頭的水仙花，滿含着愁意的活着，那雪白的花片，黃金的盞兒，及陣陣泛溢的香潮，却長是寂寂地悠悠地無聞。

我悶得慌了，提起毛筆，隨意在紙上塗了二十八字：

生味蕭條嚼蠟同，

儘教駒影逝匆匆；

碧桃石蒜無消息，

添得春愁細雨中。

十三，二，八，於公平鎮，

啖檳榔的風俗

檳榔，爲熱帶的產物，在中華國土之內，怕只有我們嶺表的南端地方——如瓏崖等處——有了它罷。

去年冬間，我偶然跟着一位白髮銀鬚的老公公談天，因之知道了數十年前，我們這地方——海豐——啖檳榔的風俗很盛行，差不多是一種居民日常所不可缺的食品之一。現在不但在市上不容易見到，像我們這樣一般年紀的，簡直不曉得從前有過這麼一回事了。

檳榔，雖然不是如何可口的食品，但也不失爲一種風味雋永的

東西。鷄林玉露云：『檳榔食之，醺然頰赤，』蘇子瞻詩，有『紅潮登頰啖檳榔』之句，都可以令我們想見他的俊味，啖食之際，必配合以萋葉和灰，——或加白糖——絕少單獨入口。前人題羊城竹枝詞云：『儂是愛渠織指甲，親將萋葉裹檳榔，』便是說的這件事。南中八都志云：『土人以爲貴，款客必先進。』吾邑志云：『昔粵中之款客，無檳榔不爲歡。』觀此，可知吾粵人不但以檳榔爲日常食品，且也視爲款待佳賓的要物。聞一般南洋客云：『在那里有些地方，現在還盛行着這種風俗，客到必須敬以檳榔，這乃極平常的禮數，如現下內地把烟茗款客沒有異樣。』又舊時婚禮亦需之，其用蓋比於委禽。吾粵婚禮中，從前有用糖梅一事，——現在吾邑却通行『糖豆，』想爲

其遺俗——糖梅與檳榔，都是吾粵的特產，而俱應用於婚事，這種別致的禮俗，可謂無獨有偶了。

啖檳榔的風俗，在吾粵各地，現在還保存着的，怕已很少了。但就吾邑而言，這種風俗，雖然成了過去，但所留傳下來的遺形物，却猶歷歷可考，如邑人婚事，必用檳榔置錫盒中，和其他的禮物送之，人家，——邑人今日用到檳榔的，只有這一件事——這簡直是尙成化石的禮俗之一。又食『冬瓜膏』時，——冬瓜膏，是以冬瓜和糖製成之食物——必襯以萋葉。萋葉，我們這裡都叫做『檳榔葉，』——但不復知其命名之由來——於此，很可證明從前以萋葉裹檳榔的風俗之盛。在民間文學中，更可以找到許多斷片的證見。俗諺云：

千銀官司，贏一口檳榔。

謎語云：

深山浪毛猴，

行到海豐人剃頭，

千刀萬斬斬無血，

行到牙門血正流。

歌謠云：

月光光，照地町，

排靠椅，捧檳榔，

捧被爺食爺歡喜，

捧被奶食奶心涼。

吾邑蛇郎} 故事中，說蜂兒替蛇郎捧禮物到它丈人家裏，口中說道：

蛇郎喊我擎檳榔，

擎上龕？擎落牀？

蛇郎的妻聽了應道：

會個擎上龕，

勸個擎落牀。

這些，都可以叫我們明白檳榔這東西，在從前我們這里是何等重要的品物。據一位漳州的朋友說：『那里現在雖已沒有啖檳榔的風俗，可是，每於祀奉鬼神之時，必用萋葉（？）裹作舊日檳榔包的形狀，

列於祭品之中。』這也是一種很明顯的遺形物。

檳榔的功用，或說能辟除瘴氣——據一些人講，吸煙也具有同樣的作用——或說能『下氣及宿食，消穀。』這些，我不願多管。我想單就他入口時，令人唇頰皆紅，舌腸芳冽的那一樣滋味，已儘夠消受了，——自然，我很明白，這確是一件野蠻人的遺風。

哦，說到這里，我的舌本，頓時好像有香馥馥起來了！……

一五·一，二四，于金粟精舍。

註一，捧被，捧給也。

註二，奶·母也。

註三，牀，檯也。

註四，會個，意云會的，

花的故事

我近來因為談談鳥的故事，竟聯想到花的故事，索性也來扯談一回罷。

花的故事，似乎比起鳥來少得多。這大概因為鳥是活動的東西，而且有利便於附會的種種叫聲，所以能夠產生出許多有趣兒的故事，花既沒有那些適於誕育故事的資料，自不期然而然的減少了。

花的故事，在現在民間口頭上流傳的，我一時尚找不到，——這自然不是一點都沒有，不過，我想即使有，總太稀少了——我們且談談

古時的吧。

說也奇異，在古代的載籍中，關於花的故事，比較上有趣點的，實在也并不多。最著的，要算秋海棠花的一個了。

昔有女子，懷人不至，淚洒地，遂生此花。色如婦面，甚媚。名斷腸花。

——採蘭雜誌——

這和我們嶺南人關於紅豆的傳說很相似。

相傳有女子望其夫子樹下，淚落染樹，結爲子，遂以名樹云。

——廣東新語——

西洋也有和這個類近的傳說，不過，牠是屬於迦南馨的。

迦南馨 (Carnation) ，爲西方名葩之一。有色有香，與山茶等。其赤色者，相傳爲聖母馬利亞眼淚所化。當基督爲猶太人所執，往加佛來時，聖母慘然從之途次，則乃子血痕斑斑，悲極泣下，淚與血并，後遂挺生此花云。

——紫蘭芽——

悲劇的主人翁——尤其是女性的——眼淚和鮮血，能化成一種名花或樹實，這是民衆傳說中很流行的一個方式罷。——我們古代的傳說中，像湘妃的淚，能染成斑竹，鮫人的淚，能滴作珠子，萇弘的血，能化成碧玉，都是和這些相類的故事。但既不屬於本篇範圍內，也就不必多說了。

其他如關於素馨花的：

昔劉鋹有侍女名素馨，冢上此生花，因以得名。

——龜山志——

這實在太質樸了，無有什麼情致，我們不願意去多談牠。寇準詩云：

杜鵑啼處血成花。

這雖然頗有意思，但只是詩人的想像語，不能當作民間傳說着。其實，詩人的思致，却有很多富於傳說的意味的。憶得前人有一首咏玉簪花的絕句，說的很像是一個民間的傳說。惜我現在不能全舉其詞，姑把席振起的玉簪賦中很相似的語引了出來吧：

素娥夜舞水晶城，
惺忪釵朵琼瑤刻，
一枝墮地作名花，
洗盡人間脂粉色。

王安石詩中，也有跟這極像的語句：

瑤池仙子宴流霞，
醉裏遺簪幻作花。

這不知是由於展轉模仿而然？還是爲的這種題材，易於使人作同一之思路所致？但無論怎樣，牠是很類像於傳說的，并不容我們就把牠當作傳說看待。

吾國詩歌中，最喜歡用以象徵愛情的花，莫如夜合，並蒂蓮之類。但對於牠的起源，却不聞有如何幻詭妙麗的傳說，那末，別的花之缺少帶着極有趣的故事，更屬當然的了。

零零碎碎地，說了一些不關痛癢的話，結局是辜負了這個華美的標題——「花的故事。」

一九二五，一二，一。夜，于汕美港，文亭。

臨海的旅店上

臨海的旅店上

——敬獻于黎錦明兄——

這是一個初春的午後，天氣陰黯而淒冷，寒雨不住的滴瀝着。這當兒，我和一位同病的朋友，在神宮側的小房里，各睡在一張木床上，還帶着幾分酒意的在那裏閑談着。

『呵，你隱藏在裏？怪得呢，我們找了許多地方都不見。』一個年紀剛滿『弱冠，』身上穿着一套中山裝的畢幾尼制服，身幹不太，面龐清癯的青年，跑了進來，一面放下他手上雨水淋淋的紙遮，一面

這樣向我說着，口上現着滿意的微笑。

『我們昨天晚上在林姑娘家裏喝酒喝醉了，有的「當場壁謝」，有的「不省人事」，我和老馬臥到現在，還腦裏暈亂，不能起身呢。你昨晚沒有去，幸極了！否則怕不一樣要做『狄王親』的麼？——喂，你說剛才在找我，究竟爲的什麼這樣勞駕？』我用一隻曲着的手支住身體的前部，作半臥狀的向他說。

『你不知道？黎錦明君要見你呢。』

『撒謊吧，他幾時到了這裏？——爲甚我一點不知道。』

『誰喜歡誑你來？他到了兩天了，我也今天才見到他。他住在東

我沒有半點疑意的相信了。因為我知道他在這幾天內是要回到我們縣裏的中學校上課的，如果他沒有和超華到日本或歐洲去。我不願意用我鈍拙的筆鋒，來形容我對於這位『久想見面而不得的朋友』初次要去拜訪他時的快樂。因為只呆呆的用了一句『我的心是怎樣的愉快呀』之類的套語——無生氣的陳腐了的套語，如何索性不說了，倒反可以教聰明的讀者想像到一點更深重的味道呢？

大約在我們談話半句鐘以後，我就一個臨海的旅店上，會見了我所願見的黎錦明君了。當我在『小莫斯科城』時，我的朋友幾度說我的面貌和他一樣。一天在那裏照相館裏發見了他的照像，四方形的面龐，鼻梁上架着一具近視眼鏡——是不是近視眼鏡？中人的身材，濃

黑的頭髮：這些，都頗有相近的形像。這回見了，我當然要細細相他一相，驗那位朋友的話對不對。呵，他確有許多和我相像——也許應說我和他相像之處。但我要聲明一下，他那深沉的眼色，粗黑的鬍子，是我所沒有的，——鬍子，多一兩年，也許有份趕得上，深沉的眼色，怕要讓他永遠專美了。但是，有一件，不知是我的可以自豪處，還是他的太不幸呢？唉，真使我黯然了，他那特有的蒼白的臉色！

回到初見時的情形吧。彼此通姓名，握握手之後，免不了一陣照例的閒話，這是大家想像得出的，也無勞贅述了。

『你在廣州會見超華君了吧？』我問着，用眼望他開蓋的箱裏凌亂地放着的雜誌——火山月刊，北新週刊，訊報，晨報副刊等等。

『差不多天天在一起玩。』

『他要不要到日本去？他前對我說，要趕到那裡去看伊春天明艷的櫻花呢。』

『他說要到法國去，日本大約是去不成了。』

『國民新聞的副刊——新時代，已出版了沒有，』

『已出過幾期了。』

『怎樣？』

『總算比從前好吧。』

我們接着談到中國的文藝，廣東的工人，海豐的青年，……口不住的在應答，心不住的在融和，彼此都在濃烈的感情中沒入了，誰也沒

覺得這身外還有什麼世界。

今天的細雨，今天的孤獨，使我不免深憶起『遲遲見面復復別』的他了。在我那故鄉荒山的古廟中，他對着這峭風零雨的困人天氣，想到湘江的故園，想到京華的舊寓，想到羊城的新交，他的難爲情，怕要比我十倍以上。如果我們聚擁在一起，雖彼此有怎樣難挨的衷懷，或當以同情的滋潤而減少。但這點幸運，於我們是不容易得到的，我們只有兩地的馳懷，我們只有暫時的相見。因爲我們都是垂楊難繫的轉蓬身，我們都是東西南北終日馳驅着的浮浪客。

好，朋友，我們命運上鐵鑄就的使命是『忍受』，我們能忍受，我們該忍受，我們要從這忍受中見偉大！

『志士淒涼閒處老·名山零落雨中開，』這兩句陸放翁的詩，沒由來地潮上我的心了。呵，朋友，我們不要『淒涼閒處老，』我們還是『零落雨中開』吧！

四一·二·二四，寫於珠江南岸。

送王獨清君

前幾天，接到王獨清君來信，說他在這一二個禮拜內，要離開廣州，回到北方去。日昨會見了他，謂等上海輪船一到，便將和郭夫人安那同行。王君非偉人政客，又非學者名流，——只一個流浪的詩人而已——他的去留，自然不會惹起什嗎人的關情，歡迎會，不用說是送不到他的，只要人們少賜些嚴毒的咒詛便夠了。但我是剛和他一樣的『零餘者』——自然我不配說是『詩人』——對他未免深懷着同情，於其行也，會感到冷寞與酸楚之加重，也是當然不過的。

★ ★ ★ ★

王君是一個流浪的詩人，我重複着這樣說。他的生命，就是一首『美麗的詩，』更用不着細味他的作品。他住過櫻花燦爛的日本，他住過百合花芬芳的法蘭西，他住過山水妍碧的意大利。不但住過，並且在那裏深深的銷磨着他輕青的年華與美夢。富士山的烟雲，巴黎市的加非，羅馬皇城女郎的柔情，他都盡情地狂吻過，陶醉過，呵喲，夠美啦，這樣的一付『詩的生命！』

★ ★ ★ ★

他到廣州來，將近一年了，他在這裡受到不少的焦土的乾燥，邱墓的空虛，更有，那是毒蛇的待遇！他被反對，他受嘲笑。但這於他

會有什嗎損傷呢，『可憐的孩子，』只有使我們的詩人，攢着眉這樣
惋嘆而已。

他去了，他現在去了，恨惡他的人，想正樂得心花怒放，說着『
莫予毒也矣』的快語，在置酒高會呢！但這於王君損傷了什嗎？

★ ★ ★ ★

我是個和他一樣的『零餘者，』——照魯迅先生的話講，我大概是讀了沉淪的，其實，這毫不費他老揣測，在幾年前，我確是讀過它
並具很愛好——對於他未免深表同情，於其其行也，會感到冷寞與酸
楚之加重，也是當然不過的。

★ ★ ★ ★

窮人的送行，沒有禮物，也沒有酒肴，只憑着一顆悽楚之誠心，
默祝其海上平安而已！

世界語誕生後四十一年一月三日，於廣州，嶺南大學。

記找魯迅先生

前天，五句鐘的時候，我從市裏回來，見案上有郵件數起；把顏剛兄從廈門大學寄來的一封信，先行拆看。原來是報告魯迅先生來粵消息的話，其詞略謂，伏園君經於兩禮拜前赴粵，已晤過否？魯迅先生，將於十五號（來信是十一號寫的——文註）起程，想旬內，你們定可相見。（顏剛所以給我這個消息，大概是因前兩月前，我曾去信問他『魯迅先生是否要來粵』的緣故）我讀了，自然非常的高興，巴不得早點天亮，可以到市裏去找他，——爲什末要找他，這很明白，

一方面，想代表廣東青年，對於這位『思想界的先驅者，』『時代的戰士，』（我覺得他之所以值得我們的佩服，與其說在文藝上，毋寧說在激進的思想和不屈的態度上，至少，我個人是這樣想）表示誠意的歡迎，一方面，瞻瞻豐采，以釋數年來傾仰之私懷。

昨天，早餐後，即侃侃乘電船『過海。』到了市裏，要了一位姓蔡的朋友，同到中山大學去詢問。心裏，以為他雖不在那兒，總也可以得到些關於他住處的消息。雖知實在竟使我大大的失望！最初到政治訓育部去探詢，裏面的人，說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後來，又向庶務處問，結果是那位老頭兒說了下面幾句很堅決似的話：有新的教職員來，我準是知道的，這幾天實在沒有什末魯迅（因為我們說魯迅先

生）姓周（我們怕他不懂，又說出周樹人的名字）的外江人到校。我們只得說句『不該，』退了出來。這時心裏怪悶悶的，在萬人如海，圍巾與旗幟齊飛的操場裏（開列寧逝世三週紀念會）呆立了一會，默默地同蔡君行到創造社出版部分部。最後，又和超華弟在十字街頭，亂跑了一陣，二人無精打采地，坐上黃包車，到西關十三甫找梁式去。五句鐘以後，我們三個人圍坐在西關西施酒樓上的一個小房裏，你一句戀愛，我一句文藝，他一句革命，且說且狂飲的，在那裏大恣其談鋒與酒興。最初飲的是叫做末鮮橙酒，乾了兩瓶，我覺得它太乏味了，於是便叫用人換了紅葡萄。不久，超華弟暈醉了，他把藏在心窩深處的戀史，一頁一頁的儘向我們翻着，我也有些醉意，不會聽出他說的

是什麼話，倒是老梁清醒些，他好像獨在注意地傾聽着。下樓時，我和老梁同扶着超華弟，令我想起了故鄉常排演的那齣狄青酒醉後，太監們扶着他行走的戲，不禁暗暗的笑着。到了九句鐘，超華弟堅要回去，我們就約定明天九句鐘在創造社出版部分部集齊，再一同去找訪魯迅先生。

今天，十句鐘，我們到了中大，雖然問了一回人，仍然沒有消息。

但不久，我們就在甬道上遇見了孫伏園先生。孫先生矮而豐鬚，其面狀和伏園游記封面上所繪的像沒有！什末走差。他把我們延到房裏，我問他魯迅先生現住在何處。他說就在鄰房，此刻尙未起身。我們初頭當然是說些寒暄話，後來漸漸的放談起來。既由天氣而冰雪，由冰雪

而教科書，復由一般刊物，而現代評論，又由現代評論而北新週刊，東牽西引，蔓延不休。談話之間，漸聞得隔房有老年人的咳嗽之聲，我們都凝神地聽着，心境感到無上的嚴肅。久之，孫先生引魯迅先生出見我們，這個初次的印象我不免來稍述一下，雖然我非小說家，且所記的也不過是些膚淺的外觀。魯迅先生，他穿着一領灰黑色的粗布長衫，脚下着的是綠面樹膠底的陳嘉庚(?)的運動鞋。面部消瘦而蒼黃，鬚頗粗黑，口上含着枝燃掉了半段的香烟。態度從容舒緩，雖不露笑臉，但却自然可親，大不像他老人寫手寫的文章那樣老辣。大家一陣客氣話過後，便隨興傾談。這時候來客中，除了我們三人外，還有黃尊生君，他的來意，是要請魯迅先生明天去赴他們歡迎一個周游

世界的世界語同志（德國人，忘記了他的名字）的集會。我們也約定他和孫伏園先生明晨到大觀茶樓去談聚。魯迅先生談起厦大此次的風潮發生的內幕，頗致嘆於該校前途之絕望。先生又提到現代評論，謂久不見該報，不知它近來態度怎樣。我答他，現在也漸漸贊成國民政府，像要革命起來了。先生笑說道，這樣善變真沒有法子呢！我們請他今後常爲國民新聞的副刊寫文字。他說怕找不到說話的材料，原因是（一）沒有什末可鬧的事，就不會引起多寫文章興趣，（二）因新到和語言不同的關係，對於地方的事情太隔膜，要說話也無從說起。半年來在廈門大學，不能寫出什末文章，就是爲此。先生說話頗富趣味，我們談起有個學校，學生到課室裏要坐車的事情。他說，那末，

教授們要坐飛機了！我們的談話很不少，此刻固然大半已記不很清楚，其實也不想寫得太多。當我們辭了出來的時候，恰巧在門口碰見甘乃光先生，我們把見魯迅先生和請他替副刊寫文章的事告訴他。他很滿意的笑說道：不錯，把文藝復興起來。國花的名，也可以改一改。我們這場找魯迅先生記，就這樣結束了。至於明天歉絀的情，讓我有機會時『再來一次』吧。

列寧逝世三週紀念之夜晚，

寫於嶺大黑屋。

潛初去後

潛初離開這裏，已三禮拜了。

他，潛初，爲了發展，爲了革命，遠迢迢的從北邊南來。最初，擬入黃浦軍校，不果，次想到日本去受軍事教育，又被阻未能成行。來時，從上海到廣州的輪船上，已遭了海賊，把行李掠得一空，寄住在西關詠裳姊家裏，又重遭了第二次的盜竊。他爲了暫時維持個人的生活。不能不垂頭低就。因此，他到了這裏幹他一年來過厭了的教書生活。湊巧呢，我也從荒漠的南海邊沿上，被一陣歪風，吹送到了此間。邂逅

之下，一見如故，彼此都不免有『相見恨晚』的意思呢。

★ ★ ★ ★

這裏在人們看，是天堂，是樂土，但我們却覺得比較在瀚海裏尤爲難過。固然，各人感官不同，是以所感者亦異。然而我們苦矣！我們在這裏的朋友真不多，我們是流氓，我們沒有錢，我們沒有架子，我們是永遠離開那些尊貴的大人紳士們之列千里而遙！

但是，在我們寥寥二三位小人物中間，却別具有一種可味的生活。在燈前，在月下，我們絮談，我們慢步，夕照如荼的暮郊，寒烟如夢的江畔，都印踏着我們遲重的足跡，都蕩漾過我們輕微的語聲。潛初，喜歡香蕉，我喜歡櫻花糖，我們大吃，我們狂談，我們還亂寫

文章。在這短夕的三月中，大家心裏都像散漫着輕和的薰風般的，暫夕的忘掉了包圍着身外厚重的冷氣。

★ ★ ★ ★

霹靂一聲，潛初行矣！他不但給我遺下沉重的淒寂，並且交付了我不少的忙亂。自他行後，我的焦燥，我的苦悶，一切都飛漲到百度以上。

他去了，他是向國民政府的首都武昌去了。他喜歡緊張的生活，他要步武俄國式的叛逆青年！他是馬克斯的信徒，他要實現共產社會的理想！好，讓革命之神降福於他吧，——一切都將如他所希望的成功！

他，臨走時，囑我寫點文章送行，當時既寫不出，過後又沒有空寫。今天正整天的無事可做，隨便草抹幾句，以寄悶懷，并志相好也。

一六，一，四，於南大，國文部辦事所。

請達夫喝酒的事是不果了

我一向就喜歡創造社諸君子的，自從他們出現於中土文壇以來，——這話並不是說，除了他們幾位外，再沒有我所喜歡的人，『天下人何限慊慊只爲你，』這種女子專愛的心情，愧我尙未能學到——今年聞他們連翩到這新興的南國，我真踴躍三百！——雖然自己那時正住在蕭索的海濱，沒有同他們把晤的機會。秋間到此，沫若早已念着『北伐不成功，誓不回廣東』的矢志語，武裝着到前敵去了。達夫呢，又遠赴北京醫病，留下的，只有仿吾，獨清，木天諸人。後兩人早已

會晤過，仿吾亦已前月在創造社出版部分部看見了一次，雖然沒有交談。他們幾位中，我最敬慕的是沫若，而最同情的，却是達夫。達夫，你的沉淪，你的蔦羅集，你的一些零碎的雜感與隨筆，我都讀過，我都爲之心傷魂悸，而至淚下。像你這樣的人，真所謂愁根早種，愁種天生呵！你現在的肺病是很深了，對於人間，再不會有什麼好夢了，只有趁此殘留的辰光，盡情享樂其剩餘的生命而已！沫若的凌厲發揚，仿吾的堅忍苦鬥，獨清的放浪灑洒，這於你都是永遠別了的事。呵！人到了這個地步，才是身臨絕境，才是奈何不得！達夫，一杯春綠，兩片脣紅，就讓你於紗燈綺帳間，消受此僅有的濃福吧，人們——有心肝的人們——再不忍以人生莊嚴的使命責備你了！想你更比我們自

知，此一瞬殘生，只能夠在『頽唐之夢』中消殞而已。

一天，我與潛初閑談，不覺談到達夫。他說：『他這時什嗎都已不放在心上了，所需求的，怕只有人間一點濃郁的情誼而已。我們也正和他有同樣趨向的人，何不湊上幾個錢，買點酒菜，請他來隨便聚談一下，藉以滋潤彼此枯涸的心懷？』

我說：『很好，就找一個禮拜天，我們照辦吧，秋士，詠裳諸人，也一定舉雙手贊成的。』

話說過沒有多天，潛初等已抱着不可壓抑的雄心，乘風破浪到武漢去了。聽說達夫也要請假回上海，——不知已成行否？——我又忙得不開交，這事，怕就從此烟消灰滅了。可是我的心，一想起，總如

欠了一宗宿債似的，覺得悵然不快。天呀！連我們淺淺的喝一杯末路的同情之酒，你都容許不得麼？我只有虔心祝福達夫——祝福他好好的到處多喝幾杯春酒！

附帶的，把友人新從俄京寄來的一首喝酒歌抄在這裏，該不至全無意義吧。

喝吧，這是強烈的威士忌

喝吧，這是濃烈的白蘭地

朋友，怕醉死你就別來喝酒

來喝酒，你就別害怕醉

喝吧，這是六十年的陳花雕

喝吧，這是蜜水似的紅葡萄

口到杯乾，才是年青人的本色

朋友，讓世人皆醒你我醉倒

來划一個全福壽，福壽全

喝醉了到娜娃兒懷中去安眠

在那裏你將得到靈魂的解救

會悔恨不喝酒是何等愚頑

那裏再看不見實現的惡象

安琪兒的清歌在你耳際悠揚

無明無夜也無秋冬和溽暑

永久永久是鮮花燦爛的春光

別嫌這醉鄉幻境只是須臾

須臾與須臾連續卽成永久

須休嫌永久醉夢亦是空幻

這世界萬萬年後也重返虛無

喝吧，這是濃烈的白蘭地

喝吧，更有蜜水似的紅葡萄

喝吧，添一杯強烈的威士忌

喝吧，再嘗這六十年的陳花雕

十五，十一，十六於南大。

未完的信

——預備致現代日本小說集譯者的——

的確的，沒有什麼更能夠使我這麼喜悅的了！

昨天是端午節。自然的，像我這樣的人，當那人間所謂良辰佳節之朝，是沒有什麼可以開心的，而還且要因了它的刺激，深感致生命消沉之易的一種不快！這是我的老脾氣，每到了百無聊賴的際分，便要把書箱，信箱搬出來翻弄一回，以冀在那些書籍中函札裏得到暫時的陶醉，而忘掉四圍抵敵不住的幽寞。這天照例的把書箱打開，信手

翻檢着一冊一冊的書籍。最後翻出一本現代日本小說集，——這書是先生編譯的，我尙沒有把它開卷披讀過，雖然去年買到，壓在箱子裏的時間，已有二年有餘了——我無意地把他翻開一看，恰巧見到伊藤春夫黃昏的人的一條題目，頗覺有趣味，因立着把他的全文一口氣讀了下去。哦！我那知道會在這裏發見了驚心的喜感呢？

那位年紀正青的『黃昏的人』，『可不是我麼？理想與實現的背道而馳，家庭與人世的不見諒解，世所說的，一切都是我的實況，他好像在替我寫傳記，又好像我自己在和密友細吐着心曲。總之，他是活潑潑地畫出了此刻的我，沒有一分走鬆，也不見一分過份，所差的只是我沒有那樣精緻的藝術手腕，可以博得文豪伊藤春夫的傾倒。我

正在痛恨着我一管如帚似的枯筆，無力寫出我心際瀰漫着的悲悶，現在我可以稍釋注慮了，爲的已有人代替我做過了這宗工作，而且很使我滿意。

其次，我還有點感想。我們中國的今日，正如一個將鄰暮夜的世界，這裏面當然很多『黃昏的人』了！尤其是年青的。我不過是千萬億中之一個而已。這偌多的人，不但色調是銀灰的，而且心泉是透底乾涸了的，他們需要同情者心潮的溫潤，或比起那能使他們生活回復了光彩的『希望』尤爲迫切。記得兩年前的一個晚上，我讀完了屠格涅夫氏的前夜，心裏起了很深的感觸，因在書尾寫着這樣的幾句話：

我不能爲伊沙洛夫，

我也莫想見愛於那葉林娜，

我是不討人愛的蘇賓！

一個清狂放浪的藝術家！

已不能博能人世歡欣，

更何能求容於彼娟娟美人？

人間世的嚴酷呵——

將焉安置我這冷落的游魂！

詩雖然是『打油』的，意則很可想見。大概你可以知道這些『昏昏的人』所祈求的是什麼東西了。但是，在這暗淡的世界當中，也正和他們一樣，同時却是斷絕了源泉的，世人太缺少同情與諒解了！別

的且莫問，就是那些自號爲多情的詩人，藝術家的，也何曾對於這些『黃昏的人，』有如何真摯的了解！誰得像伊藤春夫那樣的心情，能深微地，感受着那少年文人淒苦的自訴！……

這篇信，是去年端午節的次天寫的，因爲一時沒有興緒寫完，所以終於沒有寄出去。到現在已將近一度長年了，今天偶然到碰見了他，覺得續寫雖不可能，而當時心情，頗可藉以表見，所以錄出發表。

一五，六，八，夜於文亭。作者附記，

你已變了心麼？

你已變了心麼？愛友！黃昏時不見你來，燈光將殘之夜裏，又不見你來，今天清早起時，仍然聽不到你屑屑的拖鞋的聲音來臨。你已變了心麼？愛友！

立在我們居住的亭上，可以清楚地望見你的家——幾座新起的白屋。在那寬闊的天井裏，高大的樹木的枝葉，不住的家人的往來，一一都能夠望見，然而其中却獨沒有你的蹤跡！你真的變了心麼？愛友！也不顧到我有在這裏遙望的時候。

我無聊地踱到你家的門前，遲疑的徘徊着。你家裏的門，雖然是那麼洞開，然而你却不知道密藏在何處？兩度三番的想走了進去，只是打不起勇氣來。這並不是怕什麼人間話，爲的是說不出尋你的理由。你真的變了心吧？愛友！我日前因爲等你不來，在你家的門前徘徊了好些時候，這件事不是早已經明白地告訴過你了麼？爲何，爲何你今晨仍不在門外立些時？

愛友！你說我們每天常有一個聚晤傾心的機會。我說我們每天的早上，可以到H S 公園相見。因爲那裏既然和你的家很接近，而且又是我自己常去的地方。當下你一口應承了。既而我想你是個嬌養慣了的人兒，怎好叫你凌晨到那裏去。我要把這個期約改將過來，可是你說，

爲了我們的交情，什麼你都願意，何況區區的早行，却使不得？而且我是很望你從今以後努力振奮的，早起到空曠幽爽的公園去，怎麼不是很應該的呢？我如再有什麼懷疑，便是有意的看輕你了。我聽你這樣真切的話，以爲你此後一定是能踐約的。誰知道今晨滿貯着沸熱的希望走進園門，看見了踢毬子的少年，鋤雜草的園丁，還有，那就是每天必在的，園井上辛苦汲水的婦人。噯唷，愛友！其中却只是沒有你——一個穿藍衫黑褲的瘦長人兒！你是真的變了心了！愛友！

我獨立於這臨海的山嶺上，望見林末的青葱，望見海波的汹涌，望見晨霧的浩漫，我的心肝兒是這麼煩鬱而焦灼！——然而誰會知道呢？誰會知道呢？除了我自家而外……

一五・一・一二晨構思子田山之上・

逝者如斯

——此稿焚獻于亡兄之靈——

這是我此後永遠不能忘記的一樁傷心事，你竟脫然化去了，在這樣礮聲如雷的十四年的重陽節！

我還清楚地記着，雖然是五年前的舊事了。那個時候，也正是一個重陽日子，你隻身飄泊異鄉，我呢，兀在家裏挨着病。爲的愁思的迫逼，我寫了一首很悲戚的詩兒寄你，記得中間有幾句道：『……萬里戰塵多白骨，一年芳事又黃花。酒逢失意添愁緒，病過殘秋負物華。

倍憶他鄉遊宦官，登高也否遠思家？『那時，誰想到你會在五年後的這個日子兀然地殞逝了呢？

在你僅有的二十八載的短生涯中，你做過學生，做過教員，做過官吏，做過軍人，做過商賈，這樣複雜的生活，至少總使你領略過人生的一些滋味了，——是甘，是苦，只有你自己知道！——雖然你平昔之夢，尚未實現分毫，而當這方壯的年華，正是人生最可寶貴的一程。

你對於家庭太抱悲觀了！數年來所以捨棄了牠，天涯海角的去流浪，這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但畢竟天性太厚，使你無法長作硬心的事，你終於眷念着回到這可憐的牢獄般的家庭來了！你雖時時要感到

家室中惡劣浪潮的驅迫。但總覺得和緩而溫暖的氣流多，住在家裏，比之冷風淒緊的異鄉。

不要提起倒好，提起了怪使我心痛！回憶從前十餘年中，紅燈影下，綠竹軒前，我們長是那樣的伴讀着，——讀着，人間許多有用和無用之書。最可恨的，是我少年放蕩的行爲，使你十分的擔心與督促。我現在也許能夠不那樣的放蕩了，然而你呢，你已棄我而去了！從今後，即使我再做了什麼不該的行爲，白墳碧草下寂着的你，還能夠給我以熱情的關懷與督促責麼？——唉！往事悠悠，不堪回首了！

你患咯血的症，于今三年了，家人——尤其年過半百的母親——日夜爲你憂慮着。因爲看過患着這種症候的，十無有一二能活；而且死期

之速，是很可預料而驚愕的。你現在終於死去了，家人的哀思苦淚，何時纔會休止呢？

你的病，據說是由那年在水東任理事務時所得的。一個小小的上尉之職，竟教你積勞成疾，終於不治，究竟是金錢害了你呢？還是你自己任事太熱心之故所致呵？我不知道，你自己想也不能明白，但你終於爲此而死了，死了，死了！

記得我離家來這裏時，你的病勢已很沉重了，但我總想不到你便從此一臥不起。我爲了飢寒的迫勒，棄了家庭，棄了在床上病臥着的你，來到這荒漠的海濱，已二十多天了。忽接到父親的來信，說你的病象日壞一日，此際若不急歸相見，以後恐晤面無日了！這時正是黃

昏之候，我讀着讀着只見啜泣。次日，我趕回家裏，見你在帆布床上仰臥着，你的面容，已經黃瘦得再不像個活人，你的亂髮和胡鬚，把你裝得像長毛的野獸；你的氣息，已經微弱得幾乎斷絕；你的眼睛，已緊閉得不能開視。我硬着喉嚨，問了你一聲「怎樣」，熱淚便浪浪湧出了。此後，我再不敢問你，也不能問你。隔了幾天，我又回到這裏來了。不意臨行時輕輕轉眼一瞥，竟成了我們今生最後的見面！我再到這裏，纔及十天，你的凶訊便飛來了！「二哥已於初九日下午五句鐘身故，」這幾個用淡墨寫着，而筆端顯出十分遲澀與震顫的四弟的來字，使我看了，怎樣的迷惘，摧傷，悽咽而魂悸呵！天下之人，誰無兄弟，孰當此而不嚙淚呢！愧恨我，你死，不能送你的終，你葬，

不能臨你的穴，徒在這遙遠的海涯，北望着蒼茫天野，臨風雪淚，愴然心碎而已！早知如此，無論怎樣的對不起人家，我都要在家裏再住上十天，與你作生僅有的談聚，以盡最後之緣。而今已矣，一切都成了過去，過去，追悔何益呢？只在我腦海中平添了一段永不能磨滅的恨事吧了！

一九二五，一〇，二八夜稿。南海之濱

談談「黑海賊」

我是多住在鄉間的孩子，所以對於都會專有的娛樂品的電影戲，是沒有常常接觸的機會的，但總實說，我也不大喜歡它，因為要用很久的時間，默坐在那暗無天日的黑廳裏的緣故。自然，未曾看到好的影片，提不起我更高度的興味，這也是要因之一。

這回重來到廣州，已三個月了，但合共只看了四五次的電影，並且每一回都是朋友勉強我去的。實在我去了也感不到什嗎興致，倒不如隨便一個人在冷僻的街上踱着，或『有睇無買』地在書店裏浸潤了

一回，更爲好過點。

是兩個星期前的事，成志要我同他到明珠戲院去看黑海賊，我有點不願意。他說：『傻仔！有這樣出名的影片不去看，不是白住在這繁華的廣州市嗎？』人，普通是不大想違拗人意的，我有時尤其然，——自然，在或種情況下，我性子的固執，比什嗎不馴服的動物更爲過甚——所以在那天兩點半鐘以後，我們就坐在那院裏作看官了。

當未進戲場時，我已先從他們所送發的報紙上，略曉得那個故事的情節，以我這門外漢的敵眼看來，只是很平凡的一樁所謂『浪漫故事』而已。約莫在那黑廳裏幽閉兩個鐘頭，——是不是兩個鐘頭，『健忘』（這兩個字用在我身上是有故事的，但我不願在此縷說出來）

的我，已不大清楚——片完了，人也散了，我跑出院外，看見頭上清朗的陽光，有分外愉快的感覺。而剛纔腦裏所接受的若干影相，却好像不怎樣留着深刻的痕跡。現在隨便拈來談談，並不是什嗎批評，只算一點淺薄的私人感想而已。

從前的文學，——也許可說是藝術全部——很注重于情節的結構，浪漫派的作品，就是這種趨勢的表見。近代以來，文學因受科學的影響，而入于寫實的途徑，于是個性的描模，代替了從前的結構。這不但在詩裏及短篇小說中，可以彰明地見出，便是數萬言以上的長篇小說或戲曲，也儘多節情上非常單簡，而專注意在個性的表現的。由粗糙而精密，由夸誕而真實，這正是文藝的一大進境。現在書店上那

些故意把事實捏造得非常曲折新奇，而按之實在，沒有個性，不近情理的作品，所以要不得，就是爲此，自然，影片與戲劇一樣，重在排演，不能不注意于情節的結構，但這終竟不能說是他獨一的要技，除此以外，什嗎都可不顧及。黑海賊，以情節論，本已很平庸，在個性的表現上，則幾乎完全不成功，我們看了這影片，覺得那個常用指頭擦面的老賊及貪淫狡獪的副會長，略略有些個性外，他則毫無可見。劇中最重要的主人翁黑海賊和郡主，都沒有一點真實性格的表現，而後者更簡直是一塊木頭。全劇中比較能滿看官的興意的，倒是那幾幅漂亮的配景。如此不見高明的影片，竟會被稱做什嗎世界的名片，而鬧動一時的廣州社會，我真有點不解！

門外漢，不談門內事，這是自古相傳的正理。但我是有點『好說話癖』的人，加以我們的小刊物，急待稿用，因此就寫出以上的話發表。我附帶在此向明珠戲院的老板先生敬告一下，我這樣不重要的『零餘人』，『口裏說出的閒話』，是不會教人注意的，你別在自己腹裏作過分的推想，以為我的小文一出，便要叫你們的生意蒙不好的影響，這是永不會有的事，請你放心，並勿埋怨我多嘴，是所至禱！

十五，十二，十，于嶺大。

看「國畫展覽會」

禮拜天，是各機關辦事人員出街的『值日，』尤其是在我們這個到城裏去須『過海』的學校中的人們，一屆這個休假日，非化了幾角小洋，坐電船過去逛逛不快活。別人不用講，就我來說，十個禮拜中，不過去的只有兩三個，且都是因有事拘牽之故的。過去原沒有什嗎事，——有時雖買點用品，但却不定每次皆然——只是東街西巷，隨意逛逛而已。但這個逛逛，就是趣味，就是不能不過海的大原因。自然，那些拿錢多的人，有幸福的人，是爲了看電影，食大餐，找愛人而過

去，但却不能說多數皆如此，——至少不能說全部是如此——因為『青鳥女士，』是位高貴的神妃，伊從來就不曉得什嗎德莫克拉西的，雖然在這裏面居住的，是要比別處的人總多一點有和伊接近的機緣。

星期六下午，雖然已經到城裏跑得神疲力乏，在電光明朗的晚上才回來，但當着已認定爲出街值日的禮拜天，却儘坐在房裏『埋書，』或納悶，終是不可能的。跑出了碼頭，氣笛鳴的一響，又乘着電船過去了。上了岸，有味無味地，到大南路，找到了C君，兩人便無目的地跑來跑去。後來還是C君有點主意，他說：

『聽說六榕寺，今天不是有什嗎『圖畫展覽會』嗎？我們何不到那裏看看去？』

我雖然已經到過一次所謂六榕寺，——時候約在一個月前，是合鼎彝，海秋去的——覺得那裏並不是什嗎大不了的好去處，只是這回裏面別有展覽會，而且不去，也似乎沒有更好的地方逛，所以就應承了。惠愛西路，近來是跑熟了的，所以雖然來得很長，却也不覺什嗎大疲乏。進了寺之後，見滿眼都是游人，男的，女的，漂亮的，醜惡的，莫不樣樣皆備。而天井裏正擁聚着無數『國畫之家，』——這四個字，是有來歷的，知者同志，不知者外行——在大照其尊相。穿了一穿，到了後座，所謂『展覽會』者，却杳無蹤迹，我們不禁有點愕然。最後，進門時，見四位『有槍階級』的人，眼光炯炯地，在那裏像煞有介事的守衛着，我心裏即時就感覺到不快。入門之後，在簿上簽上賤

名，抬頭見壁上懸着一幅『入場須知』之類的告白，讀到這樣一行——
大約第三行吧——

『衣履不全者，不得入場觀覽！』

我的無明火，禁不住在胸中大大燃燒起來。爲什麼窮苦的人，——他們如有錢，也能夠『衣冠楚楚』不讓你們什嗎鳥字輩的貴人紳士之徒——連看點國畫的權利都要被剝奪？信矣哉，現在世界上一切的好享受，都是資本家先生所獨佔的！窮人，哼，蠢？奴才，你們敢來想染指一下？幸也幸，我的父親還能辛辛苦苦，賺幾枚臭銀圓，湊給我讀上幾年書，可以出來江湖賣技，換換衣履穿戴，——自然呀，不是漂亮的！——否則，我也沒有跑進這門來的緣福了！這樣的思想着，幾

幾乎教我的心炸裂起來。

進了展覽作品的廳堂，見四壁掛着一塊塊長方形的新畫幅，在那些名畫之中，我只感到無力，呆滯，除了一些山水畫，比較使我滿意外，其餘的，我真不曉得要怎樣稱贊。自然，以我對於此道之外行，及看了『有槍階級』與『入場須知』所激起的厭惡與忿怒之故，所感覺的，未必平情而中肯，但總不至全離事實吧，據我自家想。

草草看後，退了出來，到茶館中想吃點東西，可是坐位已滿了。無已，兩人跑出馬路，到西關找一個未曾見過面的朋友去。

『傾蓋的集稿期又到了，自己不趕寫點文章如何行？——好，就寫昨天的事吧。』我這樣想起，就提筆的塗抹了。在一句鐘之後，這

篇三葉半稿紙的小文于是乎告成。雖知其頗得罪人，然不及計顧了。

——看了『國畫展覽會』之次日于河南。

「創造社出版部分部」

到廣州來，將近兩個月了，蜷伏在這珠江南岸叢林中的小室裏，廣州的好去處，熱鬧如大新公司，先施公司，名勝如黃花崗，六榕寺等，我一點都未曾去望過。這是爲什麼，我也不能清楚的說，固然，千辛萬苦，到這裏來，其目的不在于討逛公司，覽名勝的蕩子和名士之生活，但譬之經過寶山，却空手而歸，這也未免太出于人情以外的事。關於這個答案，我雖然不能明白的告訴諸君，——也許是不願明白的告訴諸君——你們總是聰明的，這有什麼值得更深的思索呢？

可是，話雖如上所說，却也有點例外的事情，就是廣州市裏一家不重要的小書店，我却去到有些再怕看見那位掌櫃的臉——年華很青，並且生得頗秀麗的那位掌櫃的臉。因為我每度到了那裏，雖然疑神的翻檢了很久的架上的新書，但到了下樓梯時，却都是雙手空着，——這一部是定然要買的，那一部也是不能不看的……這樣的念頭，儘管在心裏打熬，總是不見實現了出來。

我初到廣州時，第一宗吃緊的事，好像就是看書店，而那個小書店，尤其是為我所特別當心留意的。大概是到後第二天吧，我就借一位朋友的引帶，到那裏去了。我初以為他至少也該是在大馬路上像平常商店那樣的房戶，那裏曉得在一條短僻的街裏，而且是在二樓上的

一間很小的房室呢！他的門口，掛着一塊狹長的黑地白字中間斜穿道
一道星光般的紅線之招牌，『創造社出版部分部，』這便是牌上刻鐫
着的字句。招牌小的很可憐，不是熟識了的人，是不容易找見的。到
了樓上，這排洪水呀，創造月刊呀，現代評論呀，莽原呀，……那排
落葉呀，少年維持之煩惱呀，文藝論集呀，吶喊呀……倒也排列很整
整齊齊的，雖然並不多。其中最令人感到幽逸雅緻的，是四壁上貼着
的一些用信箋和粗紙寫的字畫。有一張信箋上錄的是一首狠雋逸的小
詞……

簾捲曲欄獨倚

山展暮天葉際

眼淚不曾晴

家在吳頭楚尾

又有一張：周靈均君的手筆，寫的句子是：

春水柳條濃淡綠

桃花人面淺深紅

畫幅，多是小張的漫畫，而且用的是很隨便的紙。這些漫畫中，有成仿吾君的像，有郭沫若君的像，有穆木天君的像。穆君的像，最饒趣味，因為畫的是他用近視眼看報時的情形，並且上面有自己題的兩句讚：

北國之人

一團悶氣

有一幅叫做『久等的味兒』的，筆法頗與豐子愷君的相近，我覺得他很有意思。至于相片呢，也有一點，但最觸目的，要算那幅用鋼筆題着『流浪詩人王獨清』的了。此外，還有一具很小的裸體像，在書架的上邊正掛着。室裏臨街的一面，几旁兩張籐椅，大概是預備給我們這樣喜歡看書，而沒有錢買的人坐的。進來的人，——不能都稱作什麼『顧客』因為有許多是『有睇無買』的，如我自己這位『老兄』也者，便是一個——有穿軍裝的，有穿長袍的，有穿西服的，有穿對襟衫或大襟衫的，形形色色，種類不齊，但就職業論，多是學生，就年紀論，則很少年屆『而立』的前輩。據那掌櫃和別的人的話聽來，

那生意是很不錯的。

好了，信筆寫了兩張稿紙，總算把那個小書店的情況，約略說出一些了。我很覺得它裏面有點值得看的書，而空氣也比較本市什麼商務印書館分館，文明書局等，來得溫和而精美。據一個朋友說，北京的北新書局，也有點像這樣的場面與風味，那嗎，真是南北首都，兩小書店在遙遙相映照了，——聞北新近來已遷了地址，情形怕已不同。又創造社上海的出版部本部，及北京的分部，局面怎樣，不得知道，未審也和這裏的分部有些相像否？

十月十五稿，寫于廣州，河南。